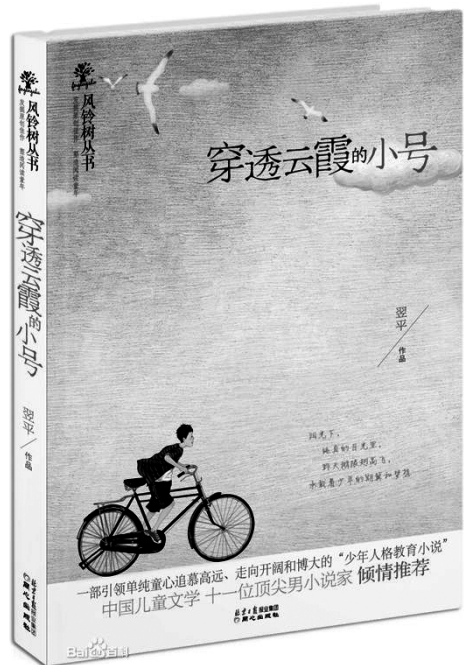


传递纯真阳刚的正能量

——翌平短篇小说创作特色 □汤 锐



说普遍洋溢着一种欢快纯真的阳刚之气,即使作品中写到一些灰色的或伤情的桥段(如《寒秋时节的烧烤》《灰灰墙里的桃花》《野天鹅》),甚至有一些对现实的批判(如《选票》《海边的夜曲》等等),但结尾必定回到昂扬向上的基调上,很符合这个年龄段的读者心理,传递着一种正能量。徐鲁在《穿透云霞的小号》序中对《飘扬的红领巾》的评价:“这篇短篇小说极力张扬了一种久违了的、崇高向上的英雄主义精神,书写了一种属于男子汉的自信自立、坚忍不拔的阳刚气质,以及敢于担当、孤筏重洋的英雄梦想。这种英雄主义精神,无论对于哪个民族的男孩子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我觉得不仅是这一篇小说,翌平是在用他的全部作品来倡扬着这样一种精神。

童年生活的独特角度

在翌平的儿童小说中,写得最好最感人的是一批回忆童年生活的作品,有非常坚实的生活积累和真情实感。而在他创作的这一批小说中,有一个特点引起我的兴趣,那就是“兄弟模式”。翌平本人的童年就是在这种模式中度过的,而中国城市“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们则体验到拥有兄弟姐妹的幸福了。

我们还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儿童小说中,描写两代人冲突(孩子与父母、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矛盾冲突)、代沟的作品一度特别多,而在翌平的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父母老师等成年人的出场,就像翌平自己在序中所说,他描写的是少年人“野草一样的生命力”,自由自在、无牵无挂、遵循着生命成长的自然规律。

翌平在《穿透云霞的小号》后记中这样说:“我想,每个男孩儿在成长过程中,都遇到过几个‘大哥’式的人物,他们或许威严、粗暴、专横,有时甚至蛮不讲理,但在紧要关头,这些‘大哥’总会挺身而出,成为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生活在专制大哥的阴影下弱小的男孩儿,会在慢慢的磨练中,变得骁勇、强悍,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在《飘扬的领巾》《小西湖的风景画》《野天鹅》等小说中,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兄弟模式”,弟弟有被哥哥欺负、当哥哥的跟昆虫的不服气,也有受哥哥保护、跟着哥哥去冒险的自豪,以及对哥哥的崇拜之情,哥哥就是弟弟心目中的英雄,弟弟在哥哥身边耳濡目染,接受勇气、担当、坚强、自信、积极、乐观的培训,那是男孩成长的自然模式,也是男子汉生成的自然模式。在男孩的成长过程中,其实特别需要有这样一种同代人之间“兄弟模式”的影响,父母老师和姐妹都无法替代。可

惜这种影响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后就越来越稀缺了。像《飘扬的领巾》里面,哥哥对弟弟近乎“虐待”,有马达不用偏要弟弟用桨划船;弟弟被恶霸欺负得哭泣,哥哥却逼着他与恶霸对打,等等,作者是要表明男子汉就如钢铁一般,是在锻造和磨砺中形成的。后来哥哥参军牺牲后,弟弟变得像哥哥当年一样,带着更年幼的弟弟驾小船出海。在风浪中遇险船沉了,他“用力拉着弟弟跳海”,“朝着必将抵达的海岸奋力游去”。这最后一句话表明,来自哥哥的小男子汉的勇敢、担当、乐观、自信、坚强,已经深深地渗入了弟弟们的骨髓里。

由于这样一种“兄弟模式”的存在,也是想凸现男孩们野草一样蓬勃的生命力,翌平的小说中有许多男孩之间打架的情节(大概没有哪个儿童文学作家写过那么多的打架情节),他写出了名堂,打架亦分正与邪,其正途如武术、摔跤、跆拳道,健身、锻炼,散发的是正能量,但是如果误入歧途就会害人害己。更多的时候,打架往往是男孩之间交往沟通、解决矛盾的快捷方式,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翌平写了男孩之间各种各样的打架情节,并不千篇一律,细节也是千姿百态,极其生动,这是他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几乎在每一个男孩主人公身上都用过。譬如《飘扬的领巾》里哥哥用激将法逼着弟弟打败恶霸,《迷失的弹丸》中的“目光战”,《野天鹅》里大为为小哥们儿出头结果被打得很惨,却自我解嘲:“我一人含笑同他们过招……”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我尤其喜欢《野天鹅》这一篇,喜欢大天小天这一对可爱的小哥儿俩,作者用调侃而温馨的笔触,描绘出孩子们在大院里打打闹闹的纯真童年,即使打架打得惨不忍睹,过后却依然一起听故事,一起看木偶剧,一起为剧情欢呼雀跃。作者饶有情味地写出孩提时代的生活常态,写出孩子们“野草般蓬勃的生命力”,心智与人格在交锋中,砥砺中,哥哥帮弟弟的模式中,痛快快乐着,哭着也笑着,打打闹闹却和谐着,自由自在地成长着。就像《动物世界》中小狮子们小猎豹们小野猪们相互打打闹闹一样,孩子们在童年的打闹中磨砺本领,积累生存经验。翌平小说表现的儿童生态是一种散养状态,呈现出生命成长的自然规律。而今天的孩子们不愿不愿意都已经很大程度上被过度保护和圈养了。

纯熟的短篇小说叙事技巧

短篇小说惟其篇幅短小,所以对叙事技巧要求更高,讲究起承转合、铺垫、悬念包袱、高潮、尾声。

读翌平的短篇儿童小说,突出的感觉是他在叙事技巧上相当讲究。像《猫王》《甩鞭》

的机灵、轱夫的聪明和忧郁等等。

还值得一提的是故事里弥漫着湘西山间万物花开的馥郁、神秘与妖娆之气,楚地乡风令人神往,也令我想到广西的王勇英,想起她笔下少年生活的桂东南丘陵地带的万物花开与无常的巫气。只是邓湘子笔触更为浓丽、忧郁和神秘。“青年突击队”在“破四旧”砸了祠堂后,又砍了村头的神树红枫,先是一团大蛇从树冠坠落并奇怪死去,然后是树断不倒,天外飞来群群巨蝶,以及遮天蔽日飞成巨型陀螺的红蜻蜓幻化为红枫树影,而全村的狗因舔食了枫树汁液,一夜之间全部死去,全村笼罩在令人窒息的恐惧和焦虑之中。菊朵先是“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双腿打战,心里充满了神秘的恐惧”。害怕神树怪罪的全村老少人人手持三炷香,个个往脸上抹黑锅灰。没有了大枫树,“红枫坪的孩子们觉得,自己的村庄一下子变得陌生了,心里也慌乱了”。惊疑中,“红枫坪沉陷在一片巨大而古怪的寂静里”,尤其轱夫暴死,菊朵和小伙伴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与浓浓的忧伤中。“夜色里弥漫着恐怖不安的神秘气氛”,家家户户都在门前点燃一堆稻草为轱夫送葬和避邪,“草火闪烁的光,照亮女人们眼里的泪,照亮孩子们惊恐的眼睛”,直至公社来村里放电影并解释了枫树汁的甜香导致蝴蝶乱飞、红蜻蜓密集的现象。然而,菊朵芹香还是不解:“要真是那样,怎么会有翅膀像蒲扇一样大的蝴蝶?蜻蜓怎么飞成了大枫树的樣子?”疑感之中,孩子们开始了自己的思索和追问。这层层渲染的忧郁氛围,活灵活现的湘西南风情画,生活的细节流丽自然,细得淡然窈窕,细得神秘浓烈。而其力透纸背的是作者直指时代的笔触,颇具艺术和精神力量。村庄的生存困难、生死恐惧与忧都皆来自“文革”时代;冒犯并砍下神树的反常物象,归咎于时代的无知无畏;轱夫的暴死,来自于知识分子惨遭迫害的特殊年代和物质贫困等等。当然,故事如果能对那个时代多些形象化的交代,如果对轱夫、纯玉姐妹多些细致深入的表现,比如对他们受难父母的简单交代以及思念,比如轱夫忧郁沉默外表下的内心痛苦和挣扎、纯玉作为城市女孩难下的清冷本性等等,如果对这些成长内部空间多些用力,也许能启发今天的少年读者对过去的认知,增强文本的历史感,既可增强故事的精神力度,也许还会获得更大范围青少年读者的青睐。

读着邓湘子的新作,我的耳边久久回响着菊朵们奔跑的风声,这风声既属于孩子,也属于成人。

■关注

阅读大量幼儿文学作品,我察觉我们的幼儿文学创作在情节结构上沿着两种模式:一种是《拔萝卜》模式,再一种是《咕咚来了》模式。由此及彼,这里先谈后一种模式。

我们先回顾一下《咕咚来了》的情节:3只小兔正在湖边扑蝴蝶,忽然,湖中传来“咕咚”一声。这可把小兔们吓坏了,喊道:“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小兔们转身就跑。狐狸正在跳舞,与跑来的兔子撞了个满怀。狐狸一听“咕咚”来了,也紧张得跟着就跑。

它们慌乱的脚步声又惊醒了正在树上睡觉的小熊和小猴。小熊和小猴听说“咕咚”来了也跟着它们跑起来。

大象感到惊讶,拉住狐狸问:“出了什么事?”狐狸气喘吁吁地说:“咕咚来了,那是个3个脑袋,8条腿的怪物……”

于是一路上跟着跑的动物越来越多,还有河马、老虎、野猪……

岸上的骚乱,使湖中的青蛙感到十分惊奇,拦住了这群吓蒙了的伙伴们,问:“出了什么事?”大家七嘴八舌,说“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青蛙问:“谁见到了?”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推小兔,结果谁也没有亲眼看见。

动物们相互打气,决定回去看看。回到湖边,又听见“咕咚”一声,原来是木瓜掉进水里发出的声音。

上面这个经典民间故事《咕咚来了》,早已家喻户晓。后来以此拍摄的动画片,也早已被孩子们熟悉。

我们的幼儿文学作为最浅显的文学样式,早些时候借鉴《咕咚来了》的情节结构,为幼儿读者创作一些既符合他们的阅读水平又能激发他们阅读兴趣的作品,是可以理解又有必要的。但如今多少年过去了,却有许多幼儿文学作品在情节结构上依旧是这种模式。例如有一篇题为《一个吻》的作品:昨天妈妈没有在睡前给的孩子一个吻。这个孩子第二天在上学的路上,一直想着妈妈欠着他的一个吻。这时,一朵向日葵让孩子走过来,用花盆在孩子头上留下了一个吻。孩子继续向前走,一只波斯猫从墙上跳下来,给了孩子一个吻。这个孩子来到学校,一只小斑鸠从窗外的树上飞进来,落在课桌上,也给了孩子一个吻。接着,一只小松鼠也从树上跳下来,捧着孩子的头吻了一下……又如一篇叫做《别怕陌生人》的作品:小兔胆子很小,上幼儿园的第一天,躲在角落里掉眼泪。幼儿园里的一个小同学——一只小老虎走来,问小兔子为什么哭,小兔子说幼儿园里的动物它一个也不认识,很害怕。小老虎说: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朋友了。小老虎带小兔认识了正在吃土豆的小黑猪,小黑猪友好地问它吃不吃土豆。小老虎又带小兔认识了小仙鹤,小仙鹤把自己的花环戴在小兔头上,说“送给你”。小老虎继续带小兔去认识正在看书的小花鹿,小花鹿举起手中的书对小兔说:“一起看吧?”……

类似情节结构的幼儿文学作品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甚至国外作家创作的幼儿文学作品也有这种模式。这不由得让我想到:文学作品都讲究创新和突破,难道这样的创新和突破,就只能用于成年人作品吗?

有些幼儿文学作者采用《咕咚来了》这类情节结构,可能也是出于照顾幼儿读者的阅读水平。但大量的幼儿文学作品都是这种模式,是不是太单调了?这不仅给幼儿在阅读中带来单调,也将导致幼儿思维的单调和狭窄,恐怕对幼儿的成长多少会有些负面影响吧。在网络时代,年纪大一些的读者都在通过网络接触丰富多彩的新奇世界,而我们的幼儿由于年龄关系基本上只能从纸质媒介中获取知识,难道我们就不能在纸质媒介中给他们提供一些新鲜的多样的作品,不断给予他们新的启发吗?

■短评

邓湘子的《像风一样奔跑》:

奔跑着成长

□张燕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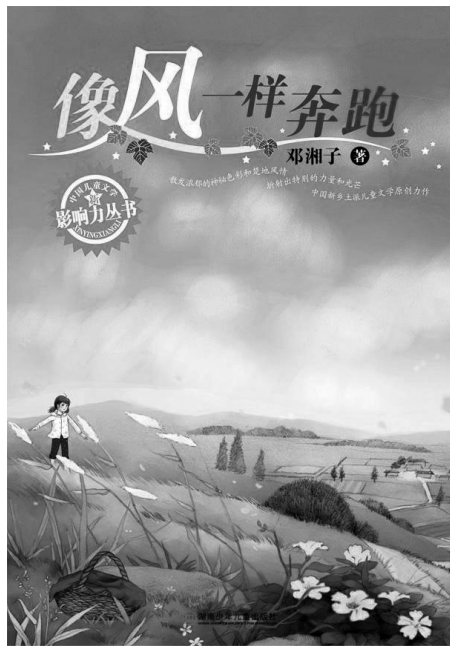
端午节,菊朵爬上蓝布包探望外婆,第一次独自踏上渺无人烟的湘西山间。菊朵害怕山魅鬼怪,菊朵害怕穿过一片巨大古老的榉树林。“害怕得不敢大口喘气,暗淡的树林里仿佛有许多可怕的眼睛在偷偷地盯着自己。菊朵快步奔跑起来,从后面吹来的风都追不上她……菊朵一口气跑过了榉树林,全身都汗津津的。”

暑假回家时,菊朵再次面对这片原始榉林是与弟弟赛跑而过的。“菊朵追着弟弟,大步地奔跑起来,跑过了榉树浓密枝叶遮蔽的那段阴凉的山路,跑进了一片开阔的阳光里。”

阳光下,菊朵长大了,在前面的奔跑之间。

这之间是菊朵到枫树坪探望外婆的故事,一个足以影响她一生的人生片段,却映照一个时代。故事结构精巧,娓娓叙说着菊朵偶然的经历:独闯山林(过界)、巧逢外婆生病、神树被伐、村庄灰色的忧伤、酸梨劫黑色的恐惧、轱夫与同年娘的猝死等等令其忧郁、恐惧和迷惑的事件,并在亲历中有所顿悟,童年的稚嫩开始减退,生理、心理、个性等等也开始飞跃性的化蛹,开始影响她未来为蝶的成长与质变。成长之感之痛便凸显了小说的主题,人物的主体性也得以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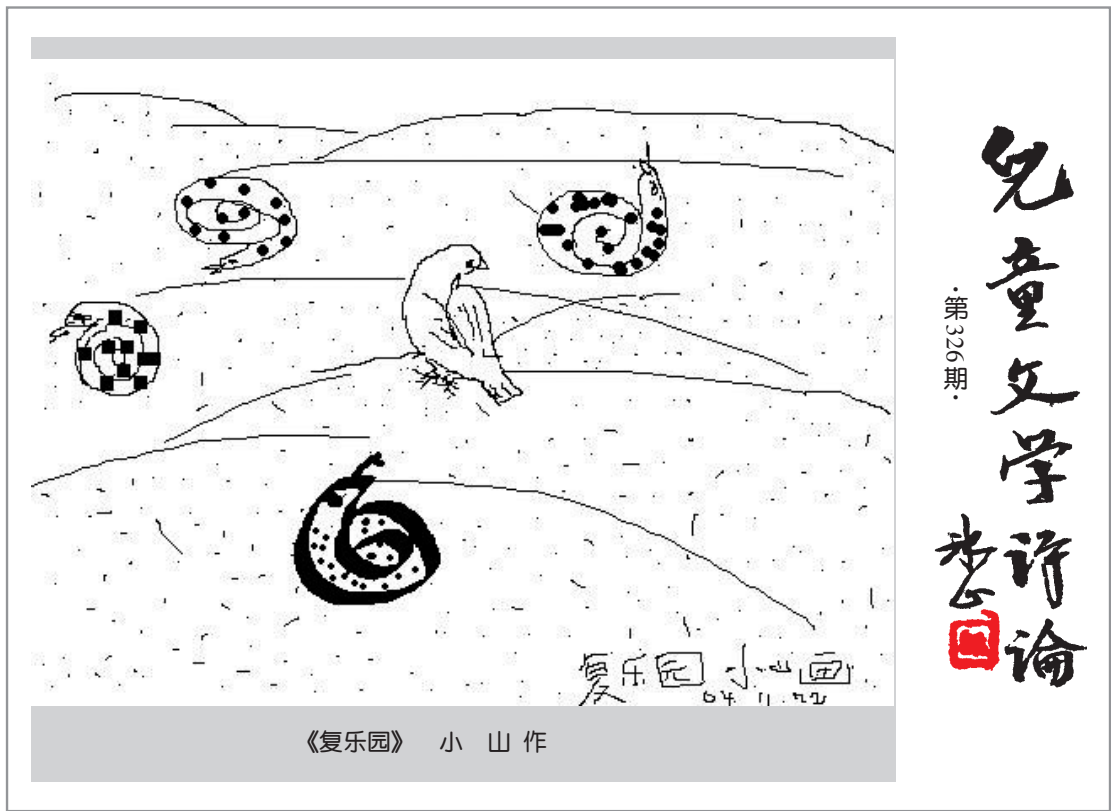
成长是青少年文学常写常新的话题。而成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少年,更有着当下少年所没有的生存困难与时代苦难。那么,如何面对和表现少年苦难?邓湘子是以孩子的眼睛呈现残酷,以孩子的视角审视那个时代的荒诞,并写出荒诞中不灭的童心和成长。作者以温润沉静的笔墨,深入村庄的万物,深入村庄的伦理,深入人物的内心感知,尤其着力展现那个年代单纯互助的乡村伦理,以人间关爱淡化时代的苦难。寡居的外婆在端午节时病倒了,菊朵到来之前,都是福阿婆、芹香一家等乡邻以及当时的集体生产队照顾的。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爱,平凡到家家户户,日常于全村昼夜,故事处处以诗意的笔触展现人间真情真爱对苦难阴影的驱散,既照亮了菊朵们成长的天空,



又让成长中的孩子们学会关爱。尽管菊朵也与大人们一样对“青年突击队”砍伐神树感到迷惑和愤怒,对轱夫兄妹怜悯和同情,对同年娘被埋和轱夫的死痛苦和恐惧,对弥漫于村庄上空的鬼魅之气惶惑和惊恐,但是成长者菊朵的这些内心挣扎和诸多人生迷惑,一一暗示着人物的精神成长。故事的背后,是人类面对苦难时沉甸甸的爱心和乡村古老的风俗,颇具地域风情和文学质地,颇具人文情怀和诗性。

也许菊朵们的惶惑仍旧是惶惑,但菊朵在短短两月间闯进红枫坪,并以童心直面了春寒不接的遍地饥饿、阶级斗争,乃至生与死等人生苦难,并有所感知,有所收获,这便是精神的成长,奔跑着的精神成长。因为精神的苦难才是苦难的本质。任何一个成长者,都会遭遇成长之感之痛。菊朵们正是循着苦难与困惑、快乐与惊喜,追问觉悟和成长的。那是我们1960年代生人的童年。

童年所散发的力量与光芒,还来自作者以少年儿童为本位的叙述视角。故事没有为了遮盖成人气息刻意蹲下身,也没有矫揉造作的“孩子气”和“娃娃腔”。而是以纯净、温润、沉静的本位语言,对自己1974年童年时代记忆的深度捕捉,满溢浓郁的乡村气息和童真里,奔跑着一群性格鲜明的乡村孩子,他们善良、单纯、快乐,又各个不同:菊朵的倔强、芹香的早熟、秋明的嫉妒、天亮的调皮、纯玉



■书讯

《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出版

由刘绪源所著《中国儿童文学史略》2013年1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该书通过对中国儿童文学从1916年到1977年的梳理,精心挑选出几十个典型的个案,通过对这些代表当时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最高水准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评析,梳理出独具一格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轨迹史。作家评述结合,个性化的文字有见地有深度,张

该书对儿童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和作品都予以观照,从早期的陈衡哲的《小雨点》,叶圣陶的《稻草人》,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宝葫芦的秘密》《小兵张嘎》,从大陆的儿童文学作家到台湾的林海音、朱氏姐妹等,作者逐一评述,

写法上强调保留审美体验之真,也强调研究视角之独特。同时对于诗歌、散文等体裁以及儿童文学评论也有专门章节的论述,是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刘绪源,作家,批评家。曾任《文汇报》编辑、《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主要学术兴趣在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理论及中国思想史。已出版著作近20种,有现代文学专著《解读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与《文心雕虎》《儿童文学思想录》;书评书话集《隐秘的快乐》《冬夜小札》《桥畔杂记》《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翻书偶记》。近年出版的几本新书——现代散



文史论《今文溯源》,与李泽厚对话《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及续编《中国哲学如何登场?》,编选笺注的《周作人论儿童文学》,在学界与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

□普 飞